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史蹟

范正儒

影響世局歷史巨人

美國展望雜誌曾經發表二十世紀上半世紀（即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五〇年）對於世局最有重大影響的二十個人，這名表是哈佛大學歷史家克里辛查及華盛頓專欄評論家柴爾斯合擬的。原表所列人物都已作了古人，為歷史寫下了光輝的標誌，所以是歷史的巨人，他們是世局改變的象徵。至於藝術、文學、哲學等代表人物都未列入。原表如次：

美國：福特（汽車大王），馬歇爾·洛基費勒（煤油大王），老羅斯福（總統），羅斯福（總統），威爾遜（總統），賴特兄弟（飛機製造家，當作一人）。

英國：邱吉爾、凱因斯（創經濟學說）。

德國：愛因斯坦（相對論發明者），佛洛德（精神分析家），希特勒（納粹巨魔）。

印度：甘地、尼赫魯。

義大利：墨索里尼（納粹聯盟），教皇庇厄斯第十二。

蘇聯：列寧、史達林。

法國：居里夫人（鐳的發明人）

中國：孫中山。

讀者看這個表擬得對不對呢？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在歷史家的眼裡，他們的事功成敗對世局的改變是具有無比的影響力的，且按下不表。單說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因為他領導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揭開中國國體和政治改革的新紀元，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重大改革的象徵，不惟對中國有所影響，並且對世局亦有深切影響，成為歷史巨人。

偉大兒子偉大居民

這位歷史巨人，手創中華民國的民族領袖國父孫中山先生，他一生革命的事蹟，毋待贅述，這裡，我只報導他跟香港的關係。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的搖籃地，是在香港發源的。據國父自己說：「從前是在香港讀書，其教育是在香港得來。會有許多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我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

這幾句話是國父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點鐘，在香港大學堂（即今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時所講的。當時他將赴廣州就任非常時期大總統，以一國元首而兼港大校友的身份，他所說的話有十二分真實性。香港英

文南華早報主筆潘納祿也說過：「孫中山先生承認他是香港教養長成的。因為他在這裡受教育，他的生活受到影響，他可以說是香港偉大兒子之一。」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廿日在香港大學演講，公開表示彼之革命思想係在香港得來（中坐穿長衫馬褂者為國父）



德臣西報也載錄了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何世儉君，致介紹詞道：「任何語言用來介紹孫中山先生都沒有必要，他的名字是中國的同義字。他的經歷如果用書本紀錄下來，無疑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蹟之一。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麼中山先生將與偉大同存。」不錯，國父的偉

大人格和偉大的革命精神，永遠在歷史上放射不朽的光輝，故與「偉大同存。」

九龍伊利沙伯英文中學校長韓敦氏，在其所著的「香港簡史」上說：「中山先生在香港完成他的學業，是香港教育的一個莫大的光榮。」因此，他勉勵香港學生：「要發揚中山先生為香港文化所建立的一個偉大傳統。」——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在世界上已寫下輝煌的一頁。在香港來說，也是有史以來的一個最偉大的居民，由於他的成就，結果給香港帶來歷史的光彩。

幼懷大志拳頭打得

這位被稱為「香港偉大兒子」，「香港偉大居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却是出生在中國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的翠亨村，這裡群山環抱，林木蒼鬱，風景十分優美，真所謂「地靈生人傑」呢。他誕生於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即公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其時正值鴉片戰後的廿六年，去太平天國之亡才三年，父道川公已過知命，母楊太夫人，年近四十，晚年得子，其愛逾恆。

國父排行第三，有二兄二姊及一妹，五歲時即能助父耕作或放牛，至七歲時始入村塾讀書。誰也沒想到這麼一個村童，居然幼懷大志，當他十一歲那年，有太平天國的老兵，為談洪楊故事，娓娓動聽，由是慨然有「光復漢族」的志願，並自許為「洪秀全第二」，可見他的革命思想，在少年時代已經萌芽了，後來才在檀島和香港開

枝發葉而成長起來。

他十四歲時隨母親楊太夫人出國往檀香山，探望他的大哥德彰先生，在自傳上說：「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他的大哥德彰，向在檀香山茂宜島經營商業，很有基礎，人稱「茂宜王」。因此居留檀島，先入英國教會的意奧蘭尼中學讀書，英文成績冠於全校。當時，他還留着辮子，因來自田間，身體結實，拳頭打得，洋同學反而敬畏，不敢欺侮他。

國父在意奧蘭尼中學完成三年學程，隨即轉入美國教會主辦的阿湖書院，這是檀香山的最高學府。他原擬在那間學院畢業之後再到美國留學，更求深造。他在自傳中說：「於泰西的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文算術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有所窺」。可見他青年時代即已接受西洋的實用科學教育，但他的大哥德彰先生恐怕他沾染洋化過深，忘記中國固有的文化，乃令其回國求學。

領洗入教取名逸仙

國父回鄉時已十八歲，正是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就在翌年十九歲的四月十三日，在鄉與元配夫人盧慕貞女士結婚，她比國父小一歲。新婚三月，國父便於秋季赴香港入拔萃書院，課餘則跟「倫敦傳道會」長老區鳳輝先生治國學，極有造詣。不久，經區老師的介紹而認識美國宣教師嘉理博士，並在中環必啫烈士街網紀慎會堂受領洗入基督教，領洗時取名「日新」，後改

「逸仙」，國父的宗教信仰是在香港確定的。

據美國人林百克「孫逸仙傳記」上有一段說：「中山家族的姓是孫，他的號是逸仙，取安逸不朽之意。他的學名單一個文字，中國人對於這個名字是普通知道的，但是外國人因孫逸仙這個名字，讀的時候合於音節，所以都容易記得。中山做反清運動領袖的時候，他的黨徒都說逸仙這個名字連綴起來，意義就是安逸而不朽」。其實國父畢生奔走革命，怎見得安逸？但他的大名不朽却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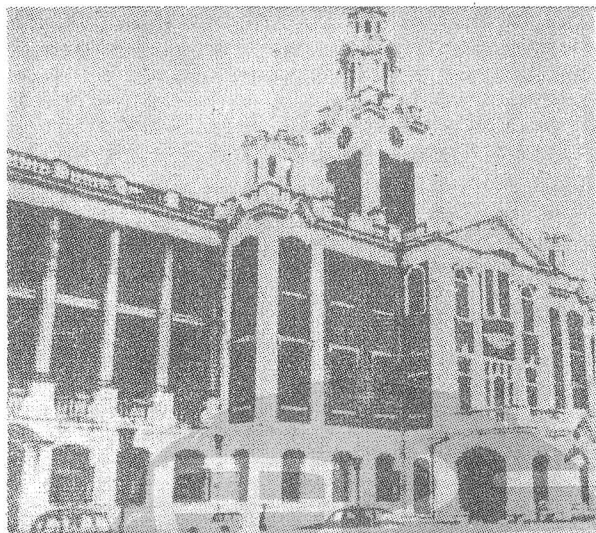
在港學醫聚四大寇

次年為清光緒十一年乙酉之歲（一八八五年），國父已二十歲，轉學於香港皇仁書院，該院當時在歌賦街與城隍街間，鼎鼎大名的何東爵士，就是該院的同學，關係異常密切。他在自傳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可見乙酉這一年，正是國父革命思想進入成熟的階段。

直至廿一歲，國父始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廿二歲又轉學香港西醫書院，以其學科較優，可以力求深造。這間西醫書院，就是後來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所以中山先生被公認為「港大偉大校友」。據說在這一期間，他以孫逸仙名字進入該院肄業五年，於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二日，考列全校第一名，那張孫逸仙畢業執照的副本，迄今猶保存在香港大學裡。中文文句如下：

「香港西醫書院並講考各員等，為給照事：照得孫逸仙在本院肄業五年，醫學各門，歷經考驗，於內外婦嬰諸科，俱皆通曉，確堪行世。奉醫學局賞給香港西醫院考准權宜西醫字樣。為此特發給執照，右仰該生收執。」
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二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二十二歲時進香港西醫書院學醫，遺址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



據說香港西醫書院於一八九二年舉行第一屆畢業禮，那時學生三十餘人，而能畢業者祇得二人，一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另一個是江英華，但國父各科積分均得一百分，堪稱「全科天才」，所以得第一名，由香港總督羅便臣親頒畢業執

照，准以內外科產科行世，乃是香港開埠後華人領得醫照的第一人，那時他才廿七歲。但是他自已說過：「醫生只救人數命，反滿救人無量數，吾此生舍反滿莫屬矣」。

因了這個緣故，國父便決定救國與習醫並行，從「醫人」進到「醫國」之路。他的自傳又有一節提到：「數年之間，每於課程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有陳少白、尤少執（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余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朝夕往還，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問題，非談革命無以為歡，故港澳戚友皆呼余等為四大寇」。

借醫術為入世之媒

自傳又說：「及余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廣州，為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長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經既通，端倪略備。予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形勢。」由此，可見國父在少壯時代已在實際研究反滿的政略方策，考察地理形勢，他認為澳門接近中國大陸，正好進行秘密的革命工作。

國父首次在澳門懸壺，開設一間中西藥店，這是今日港澳中西藥店流行的「鼻祖」。就憑了這點基礎，他醫好了許多病人，博得一個「神醫」的名聲。國父精於外科解剖，他在澳門鏡湖醫院初試手術時，割出了一個膀胱結石，大如鷄卵，病家親友圍觀，大為驚服。因為他割症手術的熟練和診斷的明確，打跨了當時澳門的西洋醫

生。不久國父被控未領有荷國醫生執照，不能行醫，迫得離開澳門。

於是，國父跑到廣東省會的廣州地方掛牌，一面秘密進行革命工作。他在廣州沙基開設的「東西醫藥局」行醫，該局在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中西日報上，登載一則廣告云：「敬啟者：本東西醫藥局，自敦清孫醫生逸仙來省濟世以來，甚著成效，以故四鄉延聘，日不暇給，本城求診者反覺向隅。玆定每晨從八點起十點止，午後出轎外診，凡延請者祈預到掛號。」足見他的醫術在當時是堪稱「大國手」的。

再說，國父和廣州很有淵源，他在廿一歲時在廣州博濟醫院求學期間於課餘之暇，極注意於歷史研究，他的床頭還置有廿四史全部，同學多以為他不過用作裝飾品吧了。有一次，同學何允文隨便抽出廿四史中一冊，當面考驗他的歷史知識，詎料國父應答如流，居然把一部廿四史裝在肚子裡。可知他在少壯時代的勤學，早已注意到歷史上興衰治亂的得失，以為他日治國的借鑑。

其後，廣州博濟醫院併入嶺南大學為醫學院，改名叫「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並在院內，豎立紀念石碑，題曰：「孫逸仙博士開始學醫及革命運動策源地」，現仍完整保存着，因何說是「革命運動策源地」呢？原來國父在博濟醫院讀書時，常在課餘之暇，談論國事及革命問題，並與會黨首領鄭士長等訂交，士長等常往來於港澳之間，秘密籌劃革命的進行。

秘密機關與光漢樓

實則，香港又何嘗不是「革命運動策源地」呢？當 國父三十歲那年，即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交戰之役，他在自傳說：「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組織興中會。」是年冬，國父由檀島歸香港，「四大寇」聚首一堂，為了時勢需要，就議定擴張興中會的組織，設總部於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門口掛着乾亨行招牌，作為掩護，當時的入會宣誓詞寫着：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洞鑒。」

這便是初期南方比較有組織的革命總機關，「四大寇」每次秘密會議時，桌前必然安置一個小薰爐，燃着檀香，使氣氛更加寧靜，這個小薰爐向由尤烈（少純）氏保管至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年）尤氏北上，就把它贈給 國父哲嗣孫科留為紀念，並作題跋云：「愚曩與總理暨鶴齡少白密謀革命，組興中會於香港士丹頓街，門榜乾亨二字，瓣香一片，洒血吟風，今忽忽近五十年，追懷往事，餘煙尚繚繞於腦際，物以人傳，亦可寶也。」

據說 國父在香港暗設革命機關之際，他又在九龍新界荃灣的近海處，俗名叫做三百錢的地方，並與尤烈、陳少白等向港府租地，築了一座小屋，時往居住，並用游泳場名義作為掩護，初期許多革命進行計劃，就在這青山沙白，海濶天空的小屋中，經「四大寇」密議決定，當時並得

到香港大律師何啟、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士蔑西報記者鄧勤兩英人的暗中幫助不少。

直到民國成立以後，港府擬收回三百錢地方，南華早報謝續泰出面交涉，未執行。之後，港府限令改建樓房，謝氏照辦，名其樓曰「光漢樓」以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初期策劃革命的勳績。可惜之至，這座「光漢樓」在太平洋戰爭之役，日本侵略香港時毀於砲火，付之一炬。傳說遺址即在今日荃灣華人墳場之前，「德士古」油庫之側。滄海桑田，寧不感慨系之！正是：

「樓興沙鷗俱泯滅，只今空有未歸潮。」

活動總部青山紅樓

但是，國父因為暗設革命總部於鬧市中心，常為警探所窺伺，活動不便，結果把士丹頓街十三號的乾亨行取銷了。跟着，透過了革命同志李紀堂的關係，租用青山白角村的紅樓，作為革命活動的總部。紅樓的週圍是環繞着數百畝的果林，面積非常廣闊，還可以種植蔬菜及一切農作物，環境十分幽靜，洵是一個相當適合隱蔽活動的理想農場。

青山紅樓是一座兩層高的古舊建築物，完全是用紅磚砌成，故以為名。雖然它的牆壁外表上，因飽經風霜而略有殘破，可是它的樣貌還是與當年無殊。紅樓之前有一道小圍牆，圍牆內有一個小天階，種植一些花木。紅樓內的間隔分為一廳兩房，樓上除間有住房外，還有一個露台。樓下的大廳陳列着一張大餐枱，作為決策會議之用。這張大餐枱是很久以前遺留下來的，現仍保存

。紅樓的前面瀕臨海邊，有一個天然的半圓形沙灘，可供海浴。樓的後面，小丘兩座，山上松樹無數，加上果園的濃蔭蔽天，環境優美，確可與外界隔絕。但 國父選擇這裡為革命活動的總部，却是因為該地遠離市區，為警察耳目所不及，而又接近大陸邊緣，易於運用國際交通路線，秘密運械接濟內地革命黨人。而又可以爭取海外經濟支援，召喚黨人集合，均有相當便利。

同時國父認為：這個面積二百五十畝的農場，應該盡量利用，使之既可以使生產獲得收入，作為革命活動費用，而又可以使舉義失敗回港的革命同志得一團敘喘息的地方。因此，國父邀請檀香山農場專家鄧蔭南來港主持青山紅樓農場，並採取直接經營方式，在中環街市開設一間「青山棧」，專門批發青山紅樓農場生產的蔬菜、生菓以及一切農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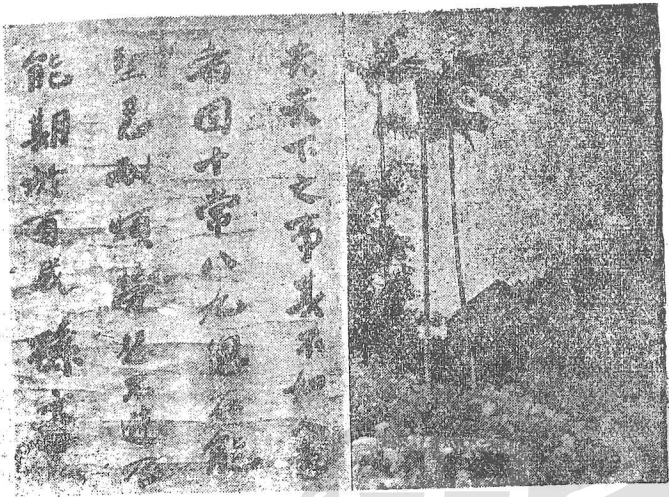
國旗來歷和桃榔樹

照說，國父擇定青山紅樓為革命活動的秘密總部，經常召集革命同志如陸皓東、黃興、朱執信、胡漢民、尤烈、楊鶴齡、陳少白、李紀堂等集中聯絡，以練靶射擊為名，醞釀起義為實，附近築有炸藥庫等，後又在稔灣設立大廠及碉堡，秘密製造槍枝及炸彈。當時 國父感觸到所在地的紅樓是在青山白角村，就決定以青、白、紅三種色素為革命旗幟的基本，後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就是由此仿出。

根據革命文獻的著錄：國父於清光緒廿一年

(一八九五年)在青山紅樓議定九月九日重陽節，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是日也，粵俗秋祭掃墓，國父親率革命同志混入城內起事，可惜事機不密，結果完全失敗，陸皓東，程奎光，丘四、朱貴等被捕遇害。國父從容逃至順德到唐家灣，再乘轎子赴澳門於九月十二日轉來香港，勉勵留港的黨人要堅定革命信心，就在紅樓大廳寫一張中堂道：

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在香港秘密組織之革命總部，遺址迄今猶存，即新界青山白角村紅樓，樓傍三株桃椰樹為國父當年所手植者。左為國父在紅樓大廳上所書之中堂遺墨。



「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要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

這張中堂給予追隨他的同志以莫大的鼓勵，同時與各同志計劃第二次起義。他爲了要堅定「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信念，就決定在這作爲革命活動總部的紅樓之前，親植三株桃椰樹，用以象徵三民主義永遠生長向上。情因桃椰樹祇有一枝樹幹屹立着，不斷向上發展。經過七十六寒暑，歷盡無數狂風暴雨，毫無損害，它的高度已超出地面六十多尺了。

革命遺跡碩果僅存

當年國父第一次在廣州起義失敗之後，次年爲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他已三十一歲。是年春，清廷派官員來港要求引渡革命黨人，並發表文告要通緝孫文。國父因而延聘律師達尼斯申辯得直，港督拒絕引渡，但不願引起清廷惡感，遂判定孫逸仙、陳少白、楊衢雲三人出境五年。於是，他只得逃亡日本，遊歷歐美及南洋，繼續鼓吹革命。

謹按 國父原名文，又名德明，其母楊太太人夢北帝騎大象而誕降，乳名帝象，長號日新，又號逸仙，取日新的諧音。他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註冊姓名叫孫逸仙，至今西人仍稱他爲孫逸仙博士。及至他三十二歲時爲了革命失敗逃亡日本，自署其所居曰「中山樵」，取「中國山樵」之意，用以避人耳目，故世人尊之爲中山先生，後來國父即以「中山」爲其別號，就是這麼一個來歷

的。

國父離開香港之後，青山紅樓的秘密革命活動也沒有中輟過，實際上仍有革命同志在暗中主持。以後歷屆革命起義，如惠州之役、鎮南關之役，庚戌新軍起義之役等，許多失敗的革命同志回到香港來，都到環街市「青山棧」聯絡，即獲得接待前往青山紅樓農場或其他接待地點團敘或食宿，國父設置這個「青山棧」的主要作用即在於此。

現在這座青山紅樓，是國父在香港碩存的革命遺跡，四圍果園所植的果樹也有七八十年的歷史，這些果樹都相當老勁，主要的果樹是龍眼、荔枝，柚子爲多。除國父手植的三株桃椰樹外，當年著名的革命黨人黃興、朱執信等所手植的椰子樹，也挺秀繁盛。十餘年前李紀堂後人已把紅樓租給一個姓洪的作爲「新生農場」，曾有人建議收買青山紅樓，改建爲「孫逸仙紀念館」，迄未成事實。

辦報宣傳母墓在港

那時候，革命黨人在南方宣傳機關的「元祖」是中國日報，地點初在士丹頓街，後遷荷里活道，這家報館是國父於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秋間，在日本派陳少白回港籌設開辦的，另外發行中國旬報，卷末附有諷刺時事的歌謠，諧文，竭力提倡白話文學，較胡適尤早。該報從創刊起一直到辛亥革命，廣東光復前，都在香港出版，它是宣傳革命的大本營，也是攻擊保皇黨反動言論的司令塔。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所創辦之中國日報，時在光緒卅三年丁未，即一九〇七年。



編總任官報日國中
四命革係生先白少陳輯
。一之寇大

提到國父元配盧夫人慕貞女士，亦會領導辦報，時在民國初年，社址設於廣州十八甫，名稱爲「婦女日報」，由女作家葉映紅主理，工作人員多是女性。以廣東來說，這是唯一專替婦女界說話的喉舌報紙，此後儘有許多婦女雜誌出版，

却沒有專辦的婦女報紙，直至近年香港才有一「婦女日報」。葉映紅女士辦報多年，文章寫得很流暢，可惜體弱命短，不久因積勞咯血而死，繼主其事者爲鄧惠芳女士。



人夫盧配元生先山中孫父國
，報日女婦辦創導領年初國民於
。祖元之紙報女婦內國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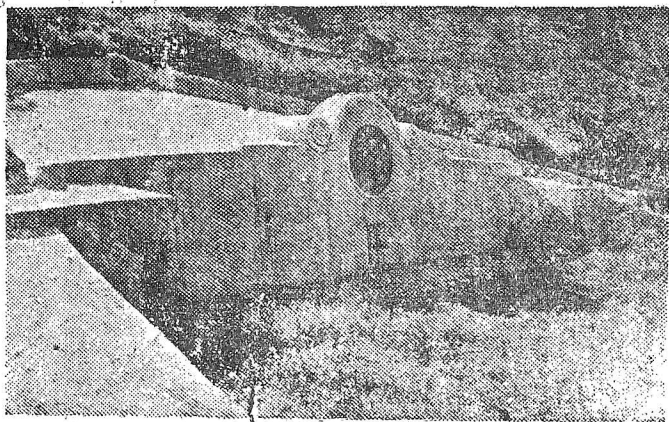
更奇的是國父的母墓是在香港，原居於香山（今中山縣）的孫母楊太夫人，爲什麼她的墳墓却葬在香港呢？據羅香林教授的考證：「孫母楊太夫人於清末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隨長子德彰（即眉公），寄居香港九龍城東頭村二十四號，是年夏，卒於旅寓。時國父適在海外，由同盟會會員羅延年經紀其事，葬於新界西貢濠涌百花村。墓碑題香邑孫門楊氏楊太君墓。」

百花村位於九龍西貢飛鵝嶺道上，沿着飛鵝嶺道轉了幾個灣，就到達百花村，它是一個舊式墳場，在山斜坡中建立起來的。孫母之墓，作古老式半月形，規模相當大，墓旁四周，芳草萋萋，一片靜穆安祥，而背山面海，風景甚佳。墓碑上寫着：「香邑孫門楊氏太君墓」。但國父的父親仍葬在翠亨村犁頭山南腰，其墓碑署「顯十七世祖考達成孫公之墓，民國十五年秋吉且立石。」

孫母楊太夫人像



孫母楊太夫人墓，位於香港九龍新界西貢飛鵝嶺百花村。



一生事業與港有關

前面已經說過，國父於一八九六年三月被港府放逐出境五年。五年之後的庚子（清光緒廿六年，即一九〇〇年）適值義和團事件發生，他原擬再入粵起義，便偕同楊衢雲、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和幾位外國將校返港，但船甫抵岸，即遭港警監視，不許登陸。只得在小艇中與各同志會議，派鄭士長至惠州，史堅如入廣州策應，謀炸兩廣總督署，彈發不中，被擒遇害。這一次起義又失敗，他便重返日本去了。

清光緒廿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國父由日本橫濱赴安南策劃鎮南關之役，謀從廣西發難，結果又失敗，經過香港，住在中國日報裡，不久又赴檀島美洲。他在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清宣統三年，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國父於是年十二月由歐歸國就任臨時大總統，道經香港時，備受香港華僑盛大歡迎。

及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國父由上海返廣州設大元帥府，經過香港，二十日晨即由他的老同學何東爵士陪同進入香港大學堂時，大學堂師生們數百人起立致敬數分鐘，都揮動着帽子，熱烈歡呼。這時全港都傳遍了孫中山先生已抵香港消息，於是市面到處鞭炮齊鳴，盛況空前。到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晨，國父由廣州抵港轉程日本赴北京，這是他最後一次到港，翌年三月十二日他便在北京病逝了。

綜上以觀，國父一生的事業都與香港有密切關係。他的革命思想是在香港萌芽而開枝發葉的，他以後鼓吹革命，和後來不斷派遣同志潛入內地起義，終至達成推倒滿清，建立民國，多是在香港策動的。香港華僑響應革命號召最早，支援革命也最得力。今當國父誕生一百零五年之後，正是：「應知其生也有自，其來也有因，曠日後精神肝膽猶照人寰」呢！

聘請國內外學者二百位集體編纂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

「法律學」三月初旬出書

定價三千三百元
特價二千八百元減輕讀者負擔
即日開始分售

第1冊	社會學	龍冠海主編	售價三〇〇元
第3冊	政治學	羅志淵主編	售價三五〇元
第4冊	國際關係	張彝鼎主編	售價二五〇元
第6冊	法律學	何孝元主編	售價四〇〇元
第7冊	行政學	張金鑑主編	售價三〇〇元
第8冊	教育學	楊亮功主編	售價三〇〇元
第9冊	心理學	陳雪屏主編	售價三〇〇元
第12冊	歷史學	方豪主編	售價三〇〇元

初版印量無多

務希良機勿失！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郵政劃撥戶第一六五號